

张天彤：让每一个孩子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

这位“生来就是做少数民族音乐抢救工作”的音乐拾遗者，千万里脚步绘出北方“三少民族”音乐“声谱”

本报记者孙少雄、杨皓、陈健

“如果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也一样会选择行至千里，去到辽阔壮美的北疆、林海茫茫的兴安岭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呼伦贝尔，那里有被誉为北方‘三少民族’的达斡尔族、鄂伦春族与鄂温克族，以及他们代代相传的音乐‘宝藏’。”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党总支书记、博士生导师张天彤教授说。自2005年起，她奔走于山川沃野，将人生轨迹与寻找遗落的音调和厚重的民族历史记忆重叠。

“我生来就是做少数民族音乐抢救工作的，在没有完成任务之前，老天是不会让我走的……”与谈及过往经历的笑意盈盈不同，张天彤的眼眸中增添了坚定与倔强。

6年前，正在进行北方少数民族音乐抢救工程的张天彤查出了乳腺癌。面对“粉红杀手”的威胁，张天彤接受化疗手术的同时，将切身之痛转化为执着力量，采访民间艺人、录制民歌唱段、整理唱词曲谱、讲授课程……病愈后，她感慨道：“这场经历于音乐而言，是重生；于我而言，也是重生。”

抢救“唱出来的文化”

2003年，张天彤就受到她的硕士生导师谢嘉幸教授的启发，开启了民族民间音乐田野采风之旅，搜集了大量鲜活资料。2005年，在大兴安岭山间孕育鲜卑族的嘎仙洞口，同行的我国著名音乐理论家赵宋光先生语重心长的一句话——“要将关注北方人口较少民族的音乐研究成为你未来学术的生长点”，点醒了张天彤。

“一开始，我只是为了研究课题，但在田野采风中了解到，这些人口较少的民族不仅有灿烂的音乐艺术，还为中华民族共同发展做出过驻边守疆、文化传承等重要贡献，我从内心敬佩这些爱国的民族，希望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张天彤说。她的这个学术选择也得到了博士生导师樊祖荫教授的力挺。

这些北方“三少民族”有什么样的魅力，让一位城市里长大的汉族姑娘如此热爱，以至于投入毕生热情与精力追寻遗落的音调？

17世纪中叶，因沙俄殖民者入侵我国边境，清政府在达斡尔族内征调青壮年驻防。达斡尔族官兵及眷属1500人即刻从东北嫩江前往新疆索伦营，戍边屯田，永不返乡。

4000多公里为保卫国家迁徙的历史，逐渐形成了现如今在新疆塔城的达斡尔族人口分布。200多年来，达斡尔族人民保卫新疆、捍卫国土，用不怕牺牲、甘于奉献、顽强不屈的精神，谱写了一部达斡尔族戍边的文化史诗。

由于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历史的主要记录方式是口口相传。能歌善舞的达斡尔族创作的音乐，就成了拾遗民族历史迁徙、生产生活、敬畏天地和祖先、教育后代、婚丧嫁娶等特色文化的关键切口。不光是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即便是拥有自己民族文字的锡伯族也存在类似的局面。



张天彤在舞台上演唱少数民族歌曲。



张天彤(左二)带领学生前往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采访达斡尔族歌手。(受访者供图)

演唱的“乌春”片段，立刻让已经数十次前往达斡尔族4个方言区从事田野调查的张天彤兴奋起来。“这是我十多年来采集录制了几百首达斡尔族民歌，却未发现的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歌者”。

“乌春”是达斡尔族民间的一种说唱艺术，一直流传于嫩江流域达斡尔族群众中。时至今日，张天彤提起这一“偶然发现”，仍掩饰不住拾遗的喜悦。

2018年暑假，张天彤见到了沃金柱，“听到我的来意后，金柱大哥稍显疏离。”但在张天彤不断虚心请教下，沃金柱还是讲述了“乌春”的含义、分类和历史，以及他的家族传唱和学习经历。

随后的3天里，被誉为达斡尔族民间音乐“活宝库”的沃金柱——为张天彤团队唱述了45首“乌春”的120个曲调和10余首难得的“雅德根调”。

忽远忽近，若即若离，千回百折，如自心间流泻出来的旋律，交织着神秘、缥缈和超凡脱俗的悠远意境，抚慰疲惫的心灵。虽然距离录制沃金柱影像过去了3年多，而沃金柱也因病离世近1年了，但张天彤仍清晰记得当时的感受。

这一路上，研究团队先后寻访了达斡尔族4个方言区，鄂伦春族12个流域、鄂温克族3个部落的民间歌手，涵盖了民间歌曲、群众性集体歌舞、民间说唱、萨满调等不同生活语境下80位歌手的演唱，抢救性录制拍摄歌手们演唱的传统民歌共计625首，加上口述访谈累计录制完成影像资料300余个小时。

“现在通过录制拍摄进行活态记录和抢救，更益于后人研究、学唱和传播。”张天彤说，比如，少数民族同胞歌唱时唱词发音的口型、歌唱中特殊的发声技巧、乐器弹奏时的演奏指法和技巧等，都可以精准地以特写的方式录制拍摄，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抢救，同时把濒危失传的民族语言也一并记录下来。

作都会到她家里，带来问候的同时还带来些衣物并给予一定资金支持。“大姐每次来北京，或是春节前后，都会为我事先冻好南屯食草牛羊肉、自家奶牛下的奶，以及她亲手做的黏豆包、摘晒的柳蒿芽。”张天彤在朋友圈温情写道：“我跟很多达斡尔族女性之间都建立了深厚友谊，乃至姐妹般的手足情。”

“张天彤就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拯救我们达斡尔族文化的恩人。”包头达斡尔学会会长沃泽明这样评价她。张天彤也被当地群众借用传统意义上的“扎恩达勒”民歌唱词亲切地称为“达斡尔闺女”“达斡尔族的心上人”。

“深厚的感情源自对文化的认同，我觉得我在跟一个民族谈恋爱。”张天彤表示，当对音乐的学术研究深入祖国广袤的土地，挖掘的内涵更加深厚，保护的意义也更为凸显。

解锁少数民族音乐传承密码

父劈柴，子担柴，祖祖辈辈，便成了一个民族的传承。张天彤在少数民族音乐领域深耕细作，挖掘着蕴藏在民族音乐中的中国故事，整理着各民族独特的发声、唱词、曲调。

但对于复兴民族的共同记忆，仅仅停留在对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阶段远远不够，张天彤便带领学生组成团队探索音乐“活态展示”的道路。

组织“四方言区达斡尔族传统歌舞展演”，让这个仅有13万人口的民族第一次登上了国家级专业院校舞台；策划“来自草原和森林的文化记忆——北方少数民族歌舞展演”，第一次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组织非遗传承人、民间艺术家与高校师生联袂演出；开设研究生课程《原生民歌的传承与研究》，邀请民间歌唱家走进课堂，让学生感受艺术魅力，面对面学习民间唱法。

“学音乐就得从模唱开始，这样才能将所学入耳、入心、入脑，最后融化到血液里，建立起发声的肌肉记忆和特定的音乐思维。”张天彤说。

1999年8月，在内蒙古大草原上，谢嘉幸教授曾呼吁“让每一个孩子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张天彤也一直循着这一理念，呼吁要加强对民族音乐的基础研究，建议推行“高校教师+非遗传承人/民间艺术家+地方音乐家+地方学者”的“四位一体”的师资队伍模式，通过开设民族音乐相关专业课程，源源不断地将研究成果转化为课程教学资源，推进少数民族音乐类非遗项目的可持续性、活态性、生态性保护与传承。

在音乐世界被忽视的角落，张天彤坚持了16年。采访中，张天彤经常把取得的成绩自谦为幸运。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有这样的一句话：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

依此而言，不仅是张天彤自己，对于达斡尔族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来说，都是幸运的。(参与采写：祁晨露)

守护千年“蜀缬”，她们在乌蒙深山“染”出一片天

本报记者吴光于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青，是古人染色的靛青染料；蓝，是蓝草，它的根有个人们熟知的名字——板蓝根。

从蓝草变为染料，要经历采摘、下坛、捞渣、洗灰、搅拌、沉淀、出靛的漫长过程，加上草木灰、米酒、糯米、泉水，静静等待5到7天，发酵后的染料由蓝色转为浅绿，随后又变为深绿、黄色、深褐色……经历如此“起缸”之后，便能染布了。

浸染之前，要先用细绳对织物进行“扎花”，或撮皱，或折叠，或翻卷，或挤压，然后一针一针地缝合、缠扎，扎紧缝严之后放入染缸中。浸染片刻后，捞起织物，拆去缠结，浸过染水的部分刚接触空气时还是绿色，氧化后渐渐变蓝，浸染的程度决定着织物色彩的深浅……

在五颜六色的纺织品唾手可得的今天，乌蒙山深处的四川省叙永县，一群留守乡村的妇女仍循着古方，将大自然孕育的色彩浸染到飘飘衣袂上。她们的双手厚实而粗糙，指尖流淌的扎染技艺却精致而细腻。学习、传承、创造……她们延续着古老的技艺，也用它创造着崭新的生活。

深山起染缸

扎染，自秦汉时期便有记载。在四川，它因独特的工艺而得名“蜀缬”。2000多年来“蜀缬”在民间香火不断，但在乌蒙山深处的泸州市叙永县已经消失多年。

时光倒转至2015年，四川省原文化厅接过对口帮扶叙永县的任务，四川雕塑艺术院教授范文接受指派，负责扶贫工作项目的调研和项目实施。

一辈子只与阳春白雪打过交道，范文对这个任务很忐忑。她还记得，最初那次调研，一行

人从喧嚣的城市来到青山绵延、流水潺潺的乡村，顿感心旷神怡。然而村里却很难见到几个壮年人，显得萧条而沉寂。跟着驻村干部走家串户，一些农户家里的苗绣、蜡染让范文眼前一亮，一个念头突然闪过：“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础教村民做扎染啊。”

20世纪80年代，范文的母亲钟茂兰在四川美术学院任教时，就曾四处寻访扎染师傅，拜师学艺。往事再次浮现眼前，那些变化无穷的花纹，纯净写意的色彩，朴素之中蕴含着无尽的美，让她如痴如醉。

“叙永是多民族聚居区，图案设计上可以结合少数民族特色；这里植物种类丰富，用作染料的板蓝根、苏木、姜黄都可以就地取材；扎染也相对容易上手，我母亲有50多年的实践和教学经验，可以协助教学。”范文回到成都，把思路一汇报，很快得到支持。

2017年10月10日，在四川雕塑艺术院的支持下，第一期扎染艺术培训班终于在叙永县水尾镇西溪村开班了。

范文带着年过八旬的父母坐了7个小时的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来到西溪村。她的很多师弟师妹也跑来“扎场子”，一位还在哺乳期的闺蜜甚至揣着吸奶器就跑到了叙永，还有两位近70岁的志愿者老师专程从重庆赶来，协助教学……

开班仪式上，钟茂兰激动地告诉学员：“我的扎染艺术是从民间学来的，一定要加倍回报给民间。”

白布染花色

然而，把一门关于“美”的手艺交给村民，如同在白布上染出花色，过程并不容易。

培训班的第一堂课只来了15个人，第二天还剩下6个。“起初是真不想学，觉得太耽误时间，还不如多挖点竹笋挣钱。”西溪村村民张

开丽回忆说，那一次能坐进培训班，全凭驻村扶贫干部苦口婆心动员。

坐在媳妇大娘中间，瘦弱的张开丽总是显得心事重重。丈夫常年在外务工，她要照顾4个孩子和公婆的饮食起居，地里还有干不完的农活。人在教室，心还在家里。

第一堂课，钟茂兰从相对简单的“夹染法”教起——先用筷子或夹子把布夹在一起，被夹住的地方较少接触染料，产生出漂亮的花纹。一条小手绢，因为几条蓝色水波纹的点缀，顿显灵动。这让张开丽眼前一亮，跟着老师的步骤一步步做，竟然也成功了。

随后，老师开始教更复杂的花色，考虑到学员没有任何美术基础，她干脆将所有图案画在硬纸板上，剪成模型。女人们依葫芦画瓢，照着模型勾勒，再自由组合。枕套、围巾、桌布、茶席……逐一诞生。

张开丽渐渐着了迷。地里没除的草，没有来得及打扫的锅灶暂时都被丢在脑后，她详细记录着老师讲的每一个步骤，突然间找回了多年前还是小女孩时，坐在教室里如饥似渴吸收知识养分的感觉。

掌握了基本技巧，设计全在个人。老师发现，张开丽对色彩的把握、纹饰的设计有一番独到的见解。她的作品色彩富于变化，图案简约中透着精致。“这是一颗多么细腻和丰富的心啊。”范文感叹。

第一期培训结束，范文将培训班的作品带到文旅厅举办的扶贫展义卖，竟卖出了几百块钱。

“做扎染好像真能挣钱啊。”女人们开始议论。第二期培训，人一下子多了，村里的老姐妹三三两两地来找扶贫干部。适逢假期，张开丽给上初中的女儿和侄女也报了名。

68岁的陶家秀也着了迷。“自从开始上课，夜里躺在被窝里，手还伸在被子外面画图案。”

张开丽几乎用上了所有的闲暇时间琢磨这门手艺，她还尝试用许多植物做天然染料，色彩更加丰富，作品愈发精美。今年暑假，她开始尝试为自然体验营授课，教城市里的孩子们扎染。如今，扎染已经成为她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一年能增加收入2万多元。

每期培训班都办在深山里，有一幕让重庆的志愿者陈伟老师至今难忘。有一天夜里正上着课突然停电了，本以为学员们会就此散去，却没想到有人找来一把手电筒，大家围拢在一起，听得聚精会神。

那一刻，她们眼里的光无比闪亮。

染出一片天

2018年9月，张开丽跟着范文和驻村干部第一次离开家乡出了趟远门——到西安参加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站在人头攒动的展厅里，被人围着问这问那，她忽然体会到“自信”的感觉。“这原本不是属于我的世界，但我凭自己的本事潇洒走了一回。”

十多天后，四川省归国人士企业联合会澳大利亚工作站在墨尔本举办四川美食文化节。慈善晚宴上，来自叙永的200多件扎染作品闪亮登场。张开丽制作的一张7米长、2.6米宽的壁挂卖出了800澳元(约人民币4000元)。作品上点缀着400多朵形态各异的白色“蜘蛛花”，耗费了她14天时间。这再一次坚定了她的信心。

2018年，叙永县成立了扎染蜡染苗绣专业合作社，西溪村、群英村都建起了扎染作坊。大自然的花鸟鱼虫，在一双双巧手中幻化成古朴的衣裙、围巾、手提包……装点起远方人们的生活。

张开丽几乎用上了所有的闲暇时间琢磨这门手艺，她还尝试用许多植物做天然染料，色彩更加丰富，作品愈发精美。今年暑假，她开始尝试为自然体验营授课，教城市里的孩子们扎染。如今，扎染已经成为她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一年能增加收入2万多元。

拥抱改变的不仅是她。

“我这双手原本是种庄稼的，现在做起扎

染，有了增收的门道，更有了对美的鉴赏。”今年5月，摩尼镇扎染蜡染扶贫车间主任刘兴连穿上苗族节日盛装走进西南医科大学，给大学生上了一节手工扎染课。那天是她55岁人生的高光时刻。

而对于68岁的邹洪英来说，扎染不仅带来增收的希望，也疗愈着她失去亲人的悲痛。“做着扎染，沉浸在在里面，心是舒舒服服的。”她说。

漫步叙永县摩尼镇，法庭、餐馆、民宿中都能找到“叙永扎染”的身影。女人们也习惯在自家沙发上放上一个扎染抱枕，床上铺一条扎染床单，墙上挂一幅扎染画……扎染，已经悄然融入乌蒙山小镇的日常。

4年过去，当初只有6人的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已经覆盖叙永县8个乡镇12个村的260多位村民，她们中年龄最大的已经83岁。驻村干部和她们都坚信，这门手艺中孕育着未来乡村振兴的希望。

无数爱心也向这里汇聚：有热心人给合作社捐赠了10台缝纫机；有人把“叙永扎染”宣传到了海外；有爱心企业在成都发往全国的高铁上做起免费广告；还有企业在寸土寸金的成都宽窄巷子、大川巷提供免费展销渠道……

今年7月，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老师齐聚在叙永摩尼镇，虽然已是第八期培训班，人气依然不减。

来自上海的扎染老师陈爱娣反复强调着作品的设计理念和品控。因针脚不够整齐，邹洪英里的一个手提包被她要求重做了5遍。“我们的扎染不能一直依靠别人的帮助去卖产品，要做出质量和款式都有竞争力的东西，才能在市面上站稳脚跟。”陈爱娣反复叮嘱她们。

聚精会神的女人们点着头，深夜的车间里，双脚在缝纫机上踩踏出一阵欢快的节奏。